

卷八

循吏



歷代循吏傳卷之七

高安朱

漳浦蔡世遠

南靖張福祖分纂



宋

喬維岳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仕周為平輿令入宋  
歷知州軍陳洪進納上朝廷議擇能臣關掌泉州郡事而  
維岳以選為通判會仙遊莆田盜起眾至十餘萬攻城城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喬維岳

一

守兵裁三千勢甚急監軍何承矩等欲屠其民燔府庫以  
遁維岳獨抗議不可承矩乃復堅守既而救至圍解竟活  
泉人詔褒之擢淮南轉運使淮流水湍運舟多覆或時值  
涸重載皆卸糧而過綱卒緣此為姦維岳始刼二斗門於  
西河第三堰門為設懸以積水水平乃起懸泄之建橫橋  
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運舟往來無滯泗  
州獄椽悞斷囚至死維岳按部至泗將抵椽罪椽有母年  
八十餘自訴伏法即母不能活維岳憫之乃曰它日朝制  
按問前事者可委罪於轉運使椽如其言獲免而維岳坐

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及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以維岳爲推官。或言維岳在淮南決獄不平。有知其事者白其實。太宗尤加賞異。京府事繁。維岳評處詳敏。真宗稱其明幹。及踐祚。命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拜給事中。知審官院。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故所至著績。其後以年衰乞外。特授海州刺史。歷蘇壽二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六。

論曰。馮異之入關中。光武敕以平定安集。曹彬之下江南。藝祖戒勿妄殺。興王之所以覆天下。其用心固如此。洪進率泉之民而納土。泉之民非嘗有貳心也。以它警而遽議屠戮。雖秦政項籍之暴不及此。倘非維岳一言。所傷於宋室仁厚之氣。豈少哉。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力學。值劉鋹據五嶺賦重政繁渭率鄉人避地零陵阻賊復還則廬舍皆燼矣。遂棄妻子奔道州。又爲盜所襲乃脫身北走。建隆初至京師。上書言時務。名試賜同進士補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由是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乾德中通判興州。置口砦監軍敖狠縱下爲暴。渭馳諭以禍福。斬其軍校。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周渭

三

衆皆懾服。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大渭聞即擒之。械送闕下。鞠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太平興國二年。擢廣南轉運副使。吏民送者遮道。初渭走中原時。其妻莫荃及二子皆留恭城。荃年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以給朝夕。及開寶三年。廣南平。至是而渭始歸。則二子皆已畢娶矣。凡歷二十六年。時人以爲美談。渭到官。即奏除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屬有事交陟。主將無功。敗卒二人先逸。至邕。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

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復移書文陞諭以威信。交趾應時入貢。在嶺南六年。徙知揚州。累遷益州轉運使。坐從子累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將復召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貧不能葬。上憫之。賻錢十萬。以其子建平為乘氏主簿。

論曰漢孝武時。罔密文峻。吏道雜而多端。故太史稱非武健嚴酷。不能勝任。有激乎其言之也。渭數用斬擊。可謂武健。然嚴而不酷者。以生道殺之也。宋以寬大開國。而除銀苛賦。必待於渭。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渭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周渭

四

芘厥桑梓者大矣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儻任氣，以殿直從討王均於蜀。寇數百已降，復叛。使綸擊之。綸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從之。果降。辰州洞蠻常內寇，以綸知辰州。綸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及綸去，州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擾，乃復徙爲辰澧等州安撫使。蠻則復定，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綸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百餘萬，居二歲，增上供。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張綸

五

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於高郵北築漕河隄，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泄橫流。凡二百里。泰州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海濤冒民田。綸議修復，論者難之。恐濤患息而潦患興。綸曰：「濤之患十九，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不亦可乎。」凡三表請自臨役，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歷秦瀛滄乾潁川刺史。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怨。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多道死，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

襦十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論曰淮徐地窪而秦九居下游海口宜使深通故修海  
堰論者慮以致潦然潦之爲害水消即田復海潮所冒  
田數歲廢故綸以爲潦患小而濤患大也自大河南徙  
淮旣挾黃而多淤淮黃出海之處復有海堰則洪澤常  
行水泛是以明潘季馴爲四十里天然減水壩以殺洪  
澤之版今之六壩是也壩所減水實漫高郵興化以達  
於海勢不能無淹浸若於六壩之下出海之上各爲廣  
疏川渠以走漫流斯潦患亦減矣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張綸

六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太平興國間始置權場於靜戎軍以允則典其事其後累遷知潭州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斂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而民輸茶始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而定茶以十三斤半爲制民大便之湖湘多山田可藝粟民情不耕允則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盡墾值饑發廩賤糶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李允則

七

又募饑民隸軍籍得萬人頃之轉運使欲發所募禦郃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因益戎是啓邊患也且兵皆新募未任出戍不聽陳堯叟上其治狀上召對歎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又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且斲冰以代砲契丹解去上復召勞曰頃有言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知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短於武藝不足以當邊劇上曰卿第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久之擢河北安撫知雄州時河北旣罷兵而允



則治壘不輟契丹主以爲嫌其相曰李安撫長者不足疑  
既而有詔詰之允則曰甫通好不即完治恐它日頽圯因  
廢邊守患不可測上以爲然始築關城以護甕城屬之大  
城又取材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甃標里閭置廊  
市邸舍水磴城悉累甃環以溝塹廣閭承翰所脩屯田架  
石橋構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脩楔事名  
界河戰棹爲競渡以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起樓  
城上爲斥堠望可十里允則曰南北已講安用此命徹樓  
夷坑而爲諸軍園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李允則

八

植之荆棘地以益阻復因治坊巷徙浮圖於北原上登望  
乃三十里命境有隙地悉種榆已而榆滿塞下顧謂僚佐  
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州有權塲禁通  
異物而邏獲契丹人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  
彼有用也縱不治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又督還契丹  
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即歸卒允則遂斬  
以徇大禧間徙知鎮潞二州仁宗立領康州防禦使天聖  
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咨  
詢以是洞知人情訟事無大小一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

其用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方略施設後人莫之敢曠至與契丹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允則所裁定云。

論曰允則之爲治頗以智術濟其才用當在雄時所興舉率以便民也而邊防益固其器幹籌略幾爲張詠之亞矣古所稱折衝禦侮之才瓜牙干城之選若允則者足以當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李允則

九

凌策

凌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世給事州縣策獨厲志好學雍熙二年舉進士累官通判定州李順之亂選官多不樂川陝惟策自陳常泣蜀境諳其俗即命知蜀州先是嶺南輸香藥郵置萬人負擔抵京師甚以煩役爲患及策入爲戶部都官乃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役卒止八百人大省轉送之費策爲人彊幹後以選代盧之翰任廣州廣英路自吉河至板步二百里盛夏常苦瘴行旅死者十八九策由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為便代還知青州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凌策

十

薦歷內任復出知揚州屬江淮歲饑盜起使策領淮西東路安撫使洪州水復轉爲江南轉運使饒州產金舊時禁商市鬻犯者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其算人甚賴之尋知益州策勤吏職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久之代還真宗嘗謂王旦曰策有才用治蜀敏而能斷旦曰策性淳質和臨事彊濟上深然之方加嚮用會病命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逾年疾甚復求知益州遷工部侍郎從其請天禧二年卒年六十二

論曰盤根別利者功名之士也險易一心者純臣之節

也李順小蠢而選官已縮頭曳踵而不欲前。況事變有  
十百於是者。又安望其能負大重。爲國分憂哉。策之自  
請涖蜀。志節已見。其才績驗白也。宜哉。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凌策

十一

陳貫字仲通先相州人徙河陽早歲侷儻數上疏言邊事及舉進士真宗識其名擢高第累官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出職田粟且帥富民計口占粟而發其餘以賑歲饑及爲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以興屯田後遷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朝卒貫喜談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言曰前日不斬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陳貫

十一

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卹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上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三論其論選將略謂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窺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論練兵略謂禁旅恬於休息久不識戰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又嘗著兵略世多稱之

論曰宋鑿藩鎮之禍萬里遣戍雖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國勢遂弱古之爲兵者同伍之士無非同井之人故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而情足以相死後世兵制非古至唐府兵法弛遂以大弊故韓愈與柳公綽論用土兵其利有三餉饋不煩運輓一也鄉里自相愛護二也形勢素屬諳委三也貫議練兵意與愈同蘇軾之定軍制於歷代利病略備矣至措置之規所見猶未及此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陳貫

十三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人幼孤好學年十六兄使治息錢希亮名諸貸者悉焚其券而去從師卒成進士天聖中知長沙縣僧海印者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橫恣民莫敢正視希亮捕置諸法一縣大聳徙鄆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願自新乃戒而捨之卒爲善吏有巫歲斂民財以祭詭言不祭即有火災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遷太常博士父老送之無不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陳希亮

十四

泣下後除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時陝西方用兵希亮請以其費餽軍詔罷其役久之上欲以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元吉自驚仆死坐是爲御史所劾辭連諸掾吏希亮乃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年京西盜起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備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合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殿侍雷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將入境希亮勒兵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吏皆欲斬甲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

人而使甲捕盜自贖。初有言華陰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者。詔徙元族百餘口於房。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元終不顧家也。況此其疎屬乎。密奏釋之。其後代還。復請郡自效。出爲宿州。希亮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嚴而不殘。皇祐元年。移滑州。入對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及滑河溢。希亮發禁兵捍之。自廬於當決處。吏民更諫。堅臥不動。水亦竟去。人比之王尊云。是歲宛句盜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陳希亮

十五

起。仁宗以爲憂。訊吏才於執政。執政未及對。仁宗遽曰。朕得之矣。即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復以希亮爲安撫。轉運使。先是。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號折役米。米以故翔貴。希亮至。除之。且表其弊。旁郡遂得竝除。久之。徙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嘗以謀叛。誅餘不反者數百人。悉遷於廬。常自疑。一日有竊入府舍。將不利於希亮者。希亮獲之。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或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累遷判三司。戶部。勾院。三



司簿書。自天禧以來積滯者以百萬計。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勾決殆盡。復以請外。出爲京西轉運使。石塘役兵。周元叛。希亮聞。即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見其輕出。意色闕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所苦。顧命一老兵。押付葉縣。需後令。旣而令曰。諸已自首。皆無罪。顧首謀者誰也。衆不敢隱。因得元。遂斬以徇。餘遣赴役如初。轉京東轉運使。上章請老。移知鳳翔。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適歲儉。希亮發十二萬石以貸貧民。及秋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於闐使者。歷代循吏傳

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享以客禮。使者驕甚。縱其徒壞傳舍。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始希亮判三司時。嘗接伴契丹使。知使者暴。皆譯教之。痛繩譯以法。使者不敢動。至是復使持符告譯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即斬若。使者至。羅拜庭下。命坐於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立。遷太常少卿。求去。不已。出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年六十四卒。

論曰。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希亮之奮揚。猛越。遇事風生。可謂勇矣。迹其折姦靖亂。智略閒整。故當時以比王

尊然至於機  
決密理希亮殆猶過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趙尚寬

七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爲政興利除害整有條理知平陽縣時鄰邑有逸囚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彼不意我至易敗也亟往毋使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復遣徵巡兵踵其後悉獲之徙知忠州窮治畜蠱大革其俗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亂土曠民稀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圖記得漢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轉相浸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爲計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趙尚寬

六

口授田貸錢使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累萬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言狀仁宗褒焉後徙同宿二州河中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匿名告變尚寬焚之曰妄言耳已而奏黜大校分諸卒隸他營晏若無事尚寬去唐後中山高賦繼之益作陂堰募兩河流民使耕作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尚寬以爲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

論曰冉子以政事之才稱於孔門所自程效亦曰三年足民而已尚寬之治唐勸課惟勤遂等烈於名父其處

告匿事尤為善持大體云。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趙尚寬

十九

仇念字泰然益都人大觀初成進士授邠州司法歷鄧城武陟令屬燕山之役調兵數十萬諸將往往縱卒掠物念於軍需率先期趣備甲嚴約束故餽饌畢給而民不擾調高密丞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有楊蓋者縣猾吏也暴其罪黥之民大悅服及州召攝司錄民萬餘遮邀於道擁以歸廳天方寒燃火警守達旦念由它道乃得去既而民數千人經向州牙復奪以歸其得民如此萊密間盜起羣黨戒毋犯念高密以安久之擢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仇念

七

兵間多失告牒銓部亡案籍翹丐者真偽相錯念既為考覈復責保識遂用為例及劉豫子麟以金兵至民情洶洶念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統制張琦乘危將驅民南走擁甲士數千突入脅念左右皆驚潰念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動琦等錯愕遽散人心遂定己而金兵出沒近境念求援於宣撫司又遣子赴朝告急救皆不至宣撫司既不能進授遂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於是淮甸喧言朝廷將棄淮士志衰沮適親征詔至念乃揭示詔語讀者皆實涕思奮監押閭僅

死於賊餘卒歸愈。愈帑竭無以充賞。惟引班坐飲食慰勞之。然衆感勵倍於厚犒。因募廬壽兵數百。以益鄉兵。出奇直抵壽。春三戰皆捷。敵走渡淮。進復壽。俄而麟復至。合肥謀言兀朮爲殿。人心怖駭。會牛臯救至。臯素勇。所向披靡。敵散復集者三。臯副徐慶墜馬。臯手刺數人。免胄大呼曰。我牛臯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臯竟掖慶以免。初金人圍濠。不下。乃悉衆向淮東。是時張浚視師金陵。亦檄愈度宜爲棄守計。愈以爲帥臣任一路之責。雖殘破之餘。兵食不給。然義當死守。若委城去。使金人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仇愈

五

遂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必爲朝廷憂。力陳不可。且以策說浚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春。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浚雖不用其計。然畬竟全數州。以功加徽猷閣待制。逾年。宣撫司始遣王德來救德。謂其伍曰。方事急。吾屬無一人渡江者。今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見愈。無不以手加額。頃之。改淝東宣撫使。知明州。挫豪強。翼良善。按治賊吏不少貸。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尋進直學士。安撫湖南。至則禁盜鑄。趣使歸農。物價旣平。商賈遂通。數月。

加寶文閣學士爲陝西轉運使時秦檜倡和金人歸疆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檜惡其異已落職全州居住及金人復陷所歸郡邑如念言復起知平江府念言於上曰我軍已習戰非復昔比故劉琦能以少擊衆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定上嘉之以言奉祠去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卒念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朝議起之不就平生居官無所附麗初冷鄧城邑子范宗尹以文謁念許爲公輔器及宗尹爲相當國念未嘗私見在明州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曰二千念驚曰吾爲郡守費不至此所費旣多安得不貪遂止其端方介特多此類。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仇念

三

論曰念在廬以進爲守卒完淮甸復壽春以爲長江外障其陳兵計亦皆中肯要其所長則以厚得民心衆共欣戴故張琦不敢賊劉麟不能破不然以千百之卒保彈丸之地浮寄孤懸虻蟬無援亦安能戰勝守固爲國長城哉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時房州權茶輸逾舊額貧民被繫者以百計及璆知州事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朝議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羣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遂上疏切諫不省及燕平責監英州清溪鎮逾年赦還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宰相方倡紹述之議莫敢以為言璆獨建言請寬之而宦者譚稹坐喪師廢俄將復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河北無糧軍士洶洶璆復條上十事卒忤大臣意免官至紹興間乃起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李璆

三

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即有相挺為亂者璆捕誅首謀撫循其餘天布恩信境白遂安累遷四川安撫制置使三江舊有堰灌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復大獲其利歲饑發倉賑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蜀人感之

論曰宋宣和間政盡於上而兵興於下亂象已成徒以一時善類斥逐幾盡故正言不得亟聞璆以小臣獨慨然欲為國家寢兵止亂雪羣正之枉以開大來之漸忠矣紹興嗣運不復收召羣策以此棄璆於外不使補關



殿陛之間而僅以吏績顯惜哉。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季璆

十四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靖康末爲安陸令金人入圍京師。規以兵勤王道棟乃還時鎮海節度劉延慶爲金人所殺所部祝進王在去爲寇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再拒却之建炎初事聞即以規知德安府又連破李孝義張世楊進董平諸賊卒完德安擢鎮撫使其後李橫來攻造天橋填壕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使求得妓女即罷軍規不許諸將皆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陳規

五

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出焚天橋助以火牛須臾皆盡橫拔砮去遷汳江安撫使知池州尋改廬州辭疾丐祠復起知德安府及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時金人隨即敗盟而規到官輒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未數旬聚粟數萬斛比都城留守劉錡行過順昌金人已南下規即迎錡入同爲死守計與錡登城區畫布設粗畢而金遊騎已薄城矣旣而金龍虎大玉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曹與錡督戰金稍引退復以步兵感之於河死者甚衆規曰敵鋒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

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及兀朮至錡用其策果劫中其砦尋加安撫使年七十卒規好賑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婢得一婢甚閒雅詢之則雲夢舊家女也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守德安時條上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詔下其法於諸鎮又嘗著有攻守方略自紹興來文臣有威聲者惟規而已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

論曰順昌戰捷時朱弁猶羈使館其後南歸乃曰於時金人輒見加禮可知是役金人實受大創矣史氏歸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陳規

三

於錡然非規先事綢繆錡亦安恃以守況夜劫之謀實出於規乎昔天寶之亂許遠嘗請張巡同守睢陽雙忠之名耀於古今規請劉錡同守順昌卒破大敵聲績當不在許遠下矣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二十餘始知讀書時高宗南渡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因以考德問業焉隆興初成進士唐肅宗時德興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女隱忍十餘年卒能刃盜盡誅其黨刳肝心以祭其父兄迥爲縣丞乃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爲英孝程烈女擢知進賢縣有子愬母輒私賣田者母年七十猶坐獄吏斷需母死服闋理爲已分迥駁之曰穀梁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程迥

三

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衛侯鄭與元咷發也諸侯於命大夫猶若此況子於母乃使坐獄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費盡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何至預期母死又開它日爭訟之端抑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民饑或愬於府云有私與商賈爲販者以故穀貴府檄禁之迥即報曰力田之人遍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

貨寶苟不與商賈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申論再三得請乃已縣既苦水而郡蠲賦至薄迴力論之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乃悉蠲之有婦人傭身以養姑姑感婦孝每受食輒以手加額仰天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裹飯以餉祖母迴廉知之白於郡給以錢粟調上饒縣減倍賦革斛而米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郡督經制錢急迴曰斯乃古除陌之類其數又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頃之奉祠寓番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程迴

三

陽之蕭寺有程祥者客亡妻度氏質奩具以育子久而資竭或勸之醮度氏曰子幼若事他人不得撫是子豈不負良人乎不聽迴聞之走告於守月給以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無不感激俊悔暇則賓禮賢士或進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祠廡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皆表之以勵風俗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官至朝奉郎卒所著述

極富朱子稱之以爲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

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論曰迥以儒者試政仁心宣露要其大端則薄斂以厚生慎刑以弼教樹風聲以廉頑陳詩書以勸善而尤於天理民彝之所關者峻爲之防古之所以風俗還淳道不出此不知治術者或反目此爲迂遠其蔽乃生於學術心術匪獨政事之失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程迥

七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十二年進士調番禺縣化簿懷安丞歷知寧德莆田福清縣興水利平市糴嘗平使鄭伯熊以治行薦於朝陳俊卿尤器重之薦可大用累遷國子丞淳熙四年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師魯陛辭極論之謂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聽其言除浙西常平使歲鹽百鉅萬本錢多不給師魯出帑緡盡償宿負區畫悉當鹽政清肅七年除直秘閣召赴行在上疏論浙西圍桑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顏師魯

三

弊語及權倖復奏民有墾田未授租者但當正其租不官治以盜種法失卻農本意著為令由監察御史為司成規約甚肅治已立誠率以身教諸生除吏部侍郎會太上皇升遐洪邁請號世祖師魯率禮官上議謂太上中興與光武不同邁議遂屈遣使金不辱命而歸在銓曹守法惟謹請託不行尋除吏部尚書兼東宮侍讀師魯感激知遇謂生平讀書今得豫講席當不負所學光宗即位首陳正始之說上嘉納之上疏乞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泉大郡船貨所通官吏巡城捺稅無虛日師魯至首戢之行平

易之政以誠率下。水旱齋禱必應。永春上供銀例預借於民。安溪縣職官田及逃亡產稅皆責民補納。師魯悉停免之。振興學校。葺洛陽橋。去之日。泉人如失慈母。卒年七十有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嘗曰。窮通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爵漳浦郡侯。謚定肅。孫耆。仲頤。仲俱賢。而有宦績。頤。仲官至吏部尚書。與師魯享年又同。時人異之。

論曰。師魯端重直方。在朝多昌言。非徒以吏績見也。然觀其歷官所至。子諒公誠而出之。以坦易便民之政。無歷代循吏傳。卷之七。顏師魯。三。不脩舉。尤可為涖民者之法。漢黃霸。魯恭。劉矩。卓茂。諸人皆位至三公。而列之循吏者。紀其優也。師魯之遺未大行於朝。而循聲懋著。故列於魯卓之後云。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紹興中成進士再調建德主簿使民自實其戶而賦役平爭訟息萬安縣大侵清之以縣丞奉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以內耳外鄉之民勢難遠來受米老幼必有餓死者今大戶閉糴意欲窺利我若有政則大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利賴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境將拘畸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劉清之

三

零之賦清之不可正志心敬之欲薦諸朝清之貽以書曰畸零之賦皆州縣侵削於民法所當禁所謂羨餘也始者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善籌經費以佐國家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清之不敢以玷知人之鑒尋擢宜黃令龔茂良周必大薦之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改太常主簿丁內艱闕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

駐軍籍多僞清之使各自實而正之其俗計利而尚鬼家  
貧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  
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  
州至則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闔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  
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梟吏姦擾戶長費用  
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廚傳以事  
常平刑獄二使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  
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所以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  
負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勤哉身自常祿外悉歸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劉清之

三

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已而郡計漸裕民  
力稍紓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  
商賈莫不有勸勉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  
濟人婚媾以時喪葬以禮詞義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  
其書非理之訟日為衰息又以士風未振每因月朔具酒  
肴與諸生輸情論學設疑問以觀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  
後本末之序學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以居之所講先  
正經次訓話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  
後各指其所宜用確然有可舉而措之之實部使者惡其

不能媚已。囑所厚臺。臣論罷之。光宗立。起知表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問疾。不廢講論。語及時艱。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復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子。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里之學。張栻呂伯恭皆與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毋不逮養。每展閱手澤。潛然交頤。厚於族衆。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族隨力行之。高安李存古與族人爭財。於豫章見清之。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劉清之

三

卒爲善士。

論曰。清之之政。委折周詳。牧民者。做其條理而施設之。何憂不治。雖然。非心乎國。心乎民。誠意有所不至。則徒法。未有能自行者也。且其所與諸生講論者。非嘗磋切於師友間。確有心得。亦安能遽祝之曰。類我類我。哉。學優登仕。聖有明訓。有心於輔世理民者。惡可以無素業耶。

東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中成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有顯者欲得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意德明曰太守爲天子守土未聞以地與人者守爲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吾老矣可道狗人乎固辭後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見囑者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簿以爲至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廖德明

三

會德明行縣簿爲置酒觴豆甚設德明怒曰一簿耳而侈若是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若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土遠斥埃明嘗賞罰宣布威信所部晏然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嘗手植三柏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子及程氏諸書暇即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吾自始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論曰直道而行夫子之治法也三代之盛以此而已乾  
之動也直故人之生也亦直本無偏曲後世乃以巧智  
鑿之斯治所以不古若也德明受業朱子其為政而知  
所執要也固宜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廖德明

三六



歷代循吏傳

德明受業朱子其為政而知所執要也固宜

德明受業朱子其為政而知所執要也固宜

德明受業朱子其為政而知所執要也固宜

許應龍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嘉定初成進士累官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等來附應龍入對有并蜂是懲養虎遺害之說後果如所言三遷宗學博士理宗立應龍首勸正心以爲治平本遷著作郎出知潮州盜陳三搶起贛州而鍾全亦挺亂出沒閩廣間勢熾甚應龍亟調禁卒水軍扼要害明間諜斷橋開塹斬木塞涂復激諭民兵以各保鄉廬全妻子由是鄉保相繼以捷聞及統領官齊敏帥師至潮應龍爲策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許應龍

三

則陳不戰擒矣敏從之未幾諸寇皆平始人疑應龍儒者不諳軍事及見其區畫詳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扞城保民職也何功之云州獠與禁兵鬪應龍平決之皆感悅至相率鳴缶擊銅踊躍詣謝及端平初召爲禮部郎官闔郡攀送入對上勞之應龍頓首曰臣治州幸免曠職皆陛下德化所暨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何如耳累遷權右侍郎直學士院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上稱善應龍謝因曰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而陛下體貌大臣要

當兩盡其美上納之。其後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奉祠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潮州之治  
最可紀。

論曰。應龍之談兵。具中機宜。及至功成不居。庶幾勞謙  
君子者矣。其論進退。大臣而能推廣上心。以全終始之  
謹。所裨於國體者尤多云。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六

許應龍

三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中第授松滋尉請行推排法以抹經界不正之弊令以委洽洽令民自實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獄有盜黠甚累訊莫能折會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惻訟者感悟黠盜聞之亦自款服守以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其情乃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巨蠹也嘗干於倉吏不獲故以此誣之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張洽

五

洽度守意銳未可嬰乃密計廩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廩虛也今校廩入已豐於昔是都吏之言誑也君必不忍受都吏之誑以籍無罪之家守悟爲罷都吏而釋倉吏調知永新縣嘗聞獄中榜聲廉之則獄吏受賕乘間訊囚使自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黥之湖南鄴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聞即單車出邑佐寓士交諫勿聽遂按行境上遍見隅官土豪訪利害而約結之咸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其後通判池州不張德修者誤蹴人致死獄吏誣以故殺



洽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旱。洽乃言於提點常平袁甫曰。史冊以來。往往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今旱。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德脩遂得減死。洽復請蠲征稅。緩催科。以召和氣。三日果大雨。民甚悅。頃之丐祠。及袁甫提點江東刑獄。以白鹿書院寢廢。招洽爲長。洽嘗事朱子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安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以大臣薦。召赴都堂。辭上。將以爲說書。復因辭。嘉熙元年。致仕卒。年七十七。洽學博而皆究。其指歸。平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張洽

早

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有災異變故。輒輦慮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得失。則喜見顏色。一時名流皆敬慕之。

論曰。昔季路以折獄聞。非惟明決過人。亦要本於忠信。洽之聽理。誠意懇到。至使手足全恩。而無情者。遂不得盡其辭。豈但長於聽斷已哉。其爲人勇於從義。亦有季路之風。可謂朱門政事之選者已。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中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陽簡謁之遂師事焉富陽多賈民不知學自簡至士風丕振改紹興司理獄事必親端默以聽務得其平帥府怒一吏命鞫之簡白吏無罪帥命追鞫其平曰事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無罪必適往事實之法簡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會朱子為浙東常平使者乃薦諸朝其後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至有泣下者二少年為民害簡閉諸獄徐諭以禍福皆感悟願自贖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楊簡

單

由是邑人化之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呼曰楊父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趙汝愚賤簡上書訟其忠遭斥子祠嘉定九年寧宗更化簡以著作佐郎轉對所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為之涕泣累遷將作少監入對與上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之頃以所陳不行丐外出知溫州首罷妓籍尊敬賢士有私憾數百為羣過境內者分司不白郡輒檄巡尉捕之簡聞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名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乃建旗巡尉庭下劊手兩行夾立守威服

升西序。數其罪。命斬之。僚吏交進爲致悔罪意。久乃得釋。而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畫像事之。及遷。駕部員外郎。傾城老稚扶擁出祖。簡入見上。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斯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再遷。將作監。是時金大饑。中原民來歸者。日以千萬計。邊吏臨淮射之。簡感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歸慈父。顧斬斗升而逆。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楊簡

聖

殺之。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予祠。及寶慶中。詔入見。辭簡。雖家居。朝廷敬其名德。官階屢進。至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簡之論治。嘗以爲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職。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諸無名之賦。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

之學。各擇邑里之士教之。教成使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經熟議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簡之志如。此

論曰。白鹿洞之講。諸生無不悚然垂淚者。簡與諸生言亦至灑涕。其師生間誠意之感。人者多矣。簡門人錢時。史亦稱其論議宏偉。指擿痛決云。簡之憫惻中土遺民。與諸葛亮所謂國家威力未振。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者。同一用心。其區畫治道亦已詳矣。不究所施。徒使其績效之驗。白者限於郡縣。惜哉。

歷代循吏傳

卷一

楊簡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中登進士調吳縣尉不受豪勢  
尋攝縣及攝長洲華亭二縣皆有聲改提領官田所抗言  
不便不聽累擢史館檢閱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  
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時宮中建內道塲震又請勿  
度僧道使其徒老死即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上  
怒降三秩逐之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  
朱子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官置此倉行之既久民困於  
納息人皆以朱子故不敢議震曰朱子本法設之自民非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黃震

留

官置也且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失儒為  
法不思揅其弊耶乃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入代社倉息  
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出息郡多淫祠至祀以大宰震  
以為非法言諸司禁絕之俗有向神自嬰桎梏或自拷掠  
以徼福者震見即召使自狀其罪其人曰本無罪震曰爾  
罪多不敢對人言故告神以免罪耳杖之郡守賈蕃世者  
似道從子也驕縱不法震數與爭是非蕃世積不堪劾之  
解官撫州饑起震知六州單車疾馳中道即徼富人耆老  
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

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日損親煑粥食餓者。而後入視州事。既乃修朱子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教種麥。禁競渡。勅軍營五百架。善政畢。舉擢提舉常平。先是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全活至衆。又平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囚。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黃震

五

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富人亦怨。為御史中丞。陳堅所劾。遂奉祠去。及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名。將以為察御史。內戚畏其直。沮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兼福王府長史。震曰。朝制外任。雖藩王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法壞自臣始。堅不拜。長史命。進宗正少卿。亦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論曰。社倉之法。朱子行之至便也。而廣德乃受其弊。以

爲置之自官與朱子本法異者。固亦致弊之一端。要之  
掌司不得其人。則公廩之實。未有不漸入於私橐者。也  
故知人存政舉。雖文武之道。亦不能以自行。於朱子之  
社倉。又何譏焉。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七

黃震

四六

歷代循吏傳卷之八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靖張福昶分纂

金

王政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暹季亂浮沉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遂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王政

一

巡引退吳王闔毋聞而異之言於太祖使贊軍事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旣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歿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爲燕京都麴院同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收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賞是時軍旅始定



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鑄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闔毋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病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伍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尸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論曰饑民奪食為盜與真盜異急之則亂耳政之賑饑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王政

二

撫叛皆得其方本之以仁心行之以良法又能惻惻焉以四知自凜可以為民父母矣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煮糠  
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醴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  
就學天寒擁篝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邱尉  
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  
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條給工牟利於  
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  
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  
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劉煥

三

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於庭中戒  
之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  
毋狃於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  
犯者召爲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其靴銚  
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負外郎  
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  
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  
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何緣不用自代州取青與黃  
四六雜揉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

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者，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論曰：明儒薛文清有言：立法貴在必行，法立而不行，則法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玩。至哉言乎！蓋居心以寬仁爲本，而法則必嚴。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玩，煥用法不避貴勢，而其誨民則又諄諄焉相勸，以天民之畏而愛之也。有自來矣。抑觀其治事之才，又何其剛明而知體要也。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人天性孝弟操履清慎少嗜學苦  
負無資年十六乃監酒豐州祿食有餘輒市筆札錄書夜  
誦已乃歎曰志士顧安此耶事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  
以悅親善身人壽幾何惡可以無聞同腐草木遂謝去講  
學以卒其業及世祖在潛藩劉秉忠薦之與竇默並辟使  
侍裕宗講讀後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時汪世顯宿  
兵利州以規蜀世祖乃立從宜府以德輝為使俾調軍食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李德輝

五

德輝募民入粟散錢幣給鹽券為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  
木期年軍儲充羨其後卒資以取蜀中統元年為燕京宣  
撫使燕多劇賊結死黨造偽鈔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  
以忤王文統罷去及文統誅復起為山西宣慰使勢家籍  
民為奴者皆按免之且千人至元元年世祖以太原難治  
改德輝為總管至則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  
度阜民之政無不修舉入為右三部尚書皇子安西王鎮  
關中以為王相德輝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乃起  
廬舍疏溝澮募貧民二千家假以牛種田具屯田其中歲

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重慶城守久不下。朝廷於東西川各置行樞密院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咨方略。德輝曰。宋已亡矣。重慶彈丸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剽殺。故懼不來耳。公等既玩寇。又復東西相觀望。軍政不一。敗在朝夕。豈能成功哉。未幾瀘州叛。而重慶圍果潰。十四年。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是年遂復瀘州。明年再圍重慶。踰月拔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所在皆下。是時東川樞府猶故將也。德輝懲前敗。乃請獨軍進圍合州。先釋合俘。使語州將張珣。早自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李德輝

六

歸。又以禮義禍福。貽書解壁。珣未及報。而德輝還。郕旣而珣死。牙校王立代將遣人。謂事成都德輝。獲之。復縱歸。使諭立。如諭珣旨。立即使人間至成都。請降。德輝赴之。東川樞府害其來。爲說以疑之。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耳。且吾所以來。非欲攘公之功。吾懼公等憤其後服。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遂單舸薄城。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以下。皆家繪祀之。十七年。以爲安西行省左丞。是年羅施鬼國旣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討之。兵且

歷境德輝馳使止之而遣人諭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者耶其人明信即詣德輝降上以其地為順元路後有譖德輝受鬼國馬千數者上曰德輝吾所素知安有是耶年六十三卒蠻夷聞之哭之如私親王立親為哀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而播州民亦立廟祠之

論曰德輝之機權幹理於事無不辦者豈彼降才實多哉當其憤發學業時所以增益其不能者殆不可誣至全合州一城之命其見事明赴機勇而積慮處心一出於仁元史稱伯顏平宋不妄屠戮以比曹彬若德輝之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李德輝

七

遇亂略固當不在伯顏下矣

拜思廉字介甫東勝州人性剛正疾惡用太保劉秉忠薦  
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平章哈丹行省河南署爲都事  
丞相史天澤尤器之天澤規取襄樊使任轉餉餉多露積  
一夕暴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  
中夜騷動衆必驚疑或致它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  
糧耳聞者避之累遷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阿  
合馬之黨巧爲機穽思廉處之泰然卒不能害其後遷河  
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行至彰德聞兩河饑而吏徵租益急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程思廉

八

欲蠲之有司請需奏報思廉曰若然民不堪命矣即馳檄  
罷徵已果得請至元二十年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  
朝廷遣使絕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  
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  
上亦不之罪也衛輝懷孟大水城不沒者數板思廉露  
宿督脩提防水不爲害所賑貸全活者尤衆衛人德之二  
十六年初立雲南行御史臺以思廉爲之思廉奉宣上意  
綏懷遠人明示以禍福毋使自外蠻酋皆懼服雲南舊雖  
有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由是有向學問禮者成

宗立除河東山西廉訪使亦多惠政思廉數任風憲言事  
剴切嘗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  
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卹  
往返數百里不憚勞於家族尤盡恩意好獎拔人物或譏  
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為善矣卒年六十  
二謚敬肅

論曰君道之大莫先於尚賢人心之公莫良於好善得  
賢而用之大有所以元亨也見善而資之不齊所以成  
德也思廉之獎拔人物其設心與龐統正相類然統純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程思廉

九

於百里而思廉所至皆有治蹟幹理雖殊要為賢者若  
其亮直之概尤不媿古人風節云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為氏孫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己不事章句才幹過人元帥唆都將下兵圍越與語奇之辟元帥府提控及收福州進拔與他唆都怒其民從陳瓚應張世傑將屠之孫澤屢諫不聽乃復前說曰世傑方急攻泉州比我定興化整兵而南泉州且失守莫若縱興化遺民使南走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遁是不戰而完泉州也唆都喜從之民得脫者甚衆世傑聞興化破果解圍去明年攻潮州潮備禦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烏古孫澤十

甚固孫澤曰潮不時下以外壘為援故也剪其外壘潮必覆矣乃分兵破一大壘餘壘皆潰二旬而潮拔未幾宋亡福建立行省以唆都行參知政事而孫澤為都事從入朝乃命知興化軍賞其善謀也俄改興化為路即以孫澤行總管府事民爭歌舞迎候曰使君實生我吾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興化新殘於兵孫澤下令掩其齒骼收其流離有棄子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少竄名卒伍多為暴官吏慮激變莫敢詰孫澤悉除其名按誅其尤無良者貪暴始戢先是郡民之從陳瓚戰死者吏將籍其產孫

澤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奈何累及平民乃爲令曰民不  
幸誅誤從陳瓚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貲產並給其族  
姻有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事得已當江南未定時所在民  
相什伍自保衛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民志洵洵孫澤曰  
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  
民或有他心議遂格孫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  
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後調永州路判官湖廣  
平章要東木貪縱誅求無厭使者旁午隨處置獄民以考  
掠死者載道其使至永孫澤戒吏善供帳豐酒食順適其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烏古孫澤

十一

意間以利害曉之使者感愧不敢發其毒一郡獲安是歲  
寶慶武岡盜起孫澤討平之所俘獲簡出其誑誤者百餘  
人上書止誅首惡餘悉減死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  
下騷動孫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無毫釐羨要東  
木怒繫之且寘之死明年桑哥敗要東木伏誅乃得釋其  
後從征海南有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兩江荒遠不  
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民遵守之又省  
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徼外蠻數爲寇緣徼阨塞布十  
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場以節漕洩田熟穀稔

邊民利賴擢海北海南廉訪使視事三月民輸租五百石  
孫澤曰事君者先事後食吾蒞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  
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  
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數年一布袍妻子朴素無華  
其所守如此潮齧雷州陂塘農以為病孫澤行視見其西  
北廣衍平袤乃曰三溪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  
西門豹也於是浚故湖築大堤塙三溪豬之為斗門七提  
塙六以節其贏耗醜渠二十有四別為牘設守視者以時  
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濱海廣瀉竝為膏土民歌之曰烏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烏古孫澤  
十二

鹵為田今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  
無旱無澇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孫澤宿有德於閩閩  
人安之以母老求歸養歲餘母歿孫澤哀不自勝以毀卒  
論曰唐褒君素宋獎韓通豈不以其忠於所事乎陳瓚  
之節固興王所當錄之以為人臣勸者況於從瓚之民  
亦復何罪孫澤之諫峻都陳義當必出此及其不聽乃  
于以軍策全其民命委曲以行吾仁設心一何摯耶其  
論以儉養廉以廉養德尤牧民者所當科律奉之者已

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天資穎悟讀書史識成敗大體尤負直氣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河北饑民數萬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皆洶洶天璋慮生變白總管聽其渡遂以無事後爲中臺掾主文奏有侍御史負贓罪御史將發之未及奏先爲所譖御史與天璋俱坐繫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惟一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怒曰死職義也奈何爲兒女子泣耶御史慚謝頃之見原丞相順德王當國擢中書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卜天璋

十一

掾事有可否必力辦王常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四年遷工部主事蔚州劉帥豪奪民田天璋承檄往訊歸田於民而帥亦屈服武宗立尚書省以爲刑部郎中是時盜賊充斥廷議犯者并家屬咸衣之青衣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乃止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獄果不寃皇慶初出爲歸德知府課農興學脩弭河患擒緝盜賊商旅流通遷浙西廉訪副使閱月以更田制改饒州路總管聽民自實事無苛擾版籍爲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

爭賂之。天璋獨無。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卒無所得。所屬以饑告。天璋即令發廩。吏持不可。天璋曰。待請而後賑。民且死矣。我任其罪。不以累諸君也。遂發之。其臨事無所顧慮。多此類。以治行第一擢廣東廉訪使。尋乞致事。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將行人見其老。止之。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常恐弗獲死。所敢避難乎。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值穀踊貴。下令勿損其直。聽民自便。未幾舟車爭集。米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天璋列二十事。凡萬餘言。曰。中興濟治。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小天璋

七

策皆中。時病。因自引去。既歸。以餘祿施族黨。家無甌儲。處之晏如。至順二年卒。謚正獻。

論曰。史稱天璋讀書史。識成敗大體。宜乎比老列事。而皆中於時病也。當其叱御史時。身不過掾吏。已奮不顧命。義形於色。及至矍鑠老翁。猶然強起。以濟艱難。庶幾蹇蹇匪躬之節者已。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二年北方盜賊充斥直聚鄉黨結壘自保世祖命將略地過晉城直以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爲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籍其田廬寄頓於親戚鄰戶約曰本主至析而歸之逃民間卽來還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它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段直

十五

以招延四方學者不數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朝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論曰爲政本無它奇不富不教則民卒流亡而鄰於禽獸反是以行吾政小而試之一州一邑蒙其澤而充其道雖堯舜猶病之矣直之招亡興教立法頗具以此揀時亂離福厥桑梓有足多焉

楊景行

楊景行字賢可吉晏太和人延祐二年成進士授會昌判官會昌民汲於河不知井飲多致疾癘覆屋率用茅茨常言火災景行始教民穿井陶瓦二患俱息百姓德之又按治其豪之干政害民者乃創學舍禮師儒斥腴田以膳士弦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判官奉檄覈租除刻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再遷爲宜黃令理冤獄之久滯者數十事懼撫州推官金溪民陶甲家厚積而性兇險嘗持縣短長陷其長吏由是官吏畏之莫敢舉法陶益橫橫於一郡景行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楊景行

十六

至痛繩以法徙之五百里有豪僧發塚取財爲奸事覺景行急按之動以賄不聽賂當道撼以危語不顧卒治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歸安令治蹟如判永新時景行所歷皆有惠政所去民爲立石頌之後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論曰下泉之詩蓋爲恩澤及於莠民而反遺乎善類而作也故列泉以浸蕭是周之衰也若陰雨而膏苗則郇伯之政也夫蕞稗不芟則嘉禾不茂莠民不去則善類不安景行之治撫正取諸此

林興祖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成進士稍遷知鉛山州鉛山多造偽鈔者而吳友文爲之魁友文奸黠悍鷙既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輩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民懼其害莫敢訴興祖至則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榜禁偽造而立格募民首告俄有獲偽造二人并贓以告者興祖鞠之急友文自至官爲營救遂并執之須臾訴友文者百有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研之獄立具因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林興祖

七

去政聲籍甚至正八年遷道州路總管行方及城而撞賊已尾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去興祖即夜往留之哈刺帖木兒曰翼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具者乃可破賊興祖許之還入視事即以恩信貸商鈔而取郡樓舊桐版爲盾日中皆具哈刺帖木兒大喜遂留爲禦賊計然賊聞新總管一夕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已中夜遁去矣永明縣峒徭屢竊發興祖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禱之大雨三日蟲



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考課  
爲天下最。以年老致仕。終於家。

論曰。興祖以明法鋤奸。以敏事退賊。以廉聲服峒獠。所  
至皆治。其才操兩有足稱者。被告訐以爲能戰勝。以爲  
勇計。取術馭以爲智者。成效反有所不逮。故知治道之  
長不在彼而在此。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林興祖

十八

周自強字剛善。新喻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忝定間。廣西。搖反。自強往說以禍福。中其要害。搖酋立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超宣慰司都事後。知義烏縣。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為刺深。凡訟訴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為援經典。反復開譬。悔悟則原其罪。惟迷謬怙惡。然後繩之。以法。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稅籍多失實。自強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由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部使者舉廉。能迷知金溪縣政績。愈著。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周自強

十九

以江州路總管致仕卒於家

論曰。虞廷命刑。歸於欽恤。孔門論獄。要於哀矜。豈不以無知之民。陷於罪辟。良由教化不明故耶。自強姑惟教之。勿庸殺之。有矜恤之心焉。其引譬必本於經。又何恂恂。懦者氣象耶。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初辟爲吏。值朝制復立。諸市船司行省買舊船。以付船商。費省而易集。且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實用良策也。後爲兩浙都轉運鹽使。經歷時鹽使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衆咸沮之。良獨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耶。且浙右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賈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王良

十

尋復有排前議者。良固爭之。至欲謝職去。丞相聞。乃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官糧之入海。運者十萬石。自城至海。歲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緣是爲虐。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言曰。運戶旣受官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入運。其弊遂除。運船敗於風者。法當覈實。乃除其數。文移咨勘。動經數歲。運戶徃徃破家。良閱牘。即除之所除糧。凡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後遷浙江行省檢校官。有訴松江

富民包隱田土。請立官糾追者。中書省行下行省遣良驗

視良乃條陳曲折以破其誑且曰彼欲竦朝廷之聽以報宿怨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下測豈倍養根本之策哉事以得寢復擢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有惠政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年七十一卒

論曰鹽之爲利管氏資以富齊故自漢武權之世遂以爲永制其產於解池者水自凝結是爲潁鹽若山東兩淮浙閩之產則煮而後成是爲末鹽惟四川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而煮之地產雖殊要爲國利雖然竭澤者無魚楮山者無獸留餘於民然後國得取盈焉至於海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下良

五

運之行蓋因元時河漕不能直抵京師又不得不輓東南之粟以實輦下故世祖從伯顏之請而行是策較諸河漕利害相半萬頃汪洋無淺滯之患揚帆破浪無擗擗之煩南風發運而北風歸舟無銜尾相壅經冬阻凍之弊然而波濤之險什佰於河渠一有淪溺則舵師水工白不全一此又不若河漕之爲安至若押運監臨之官出納收支之吏弊竇多端難可究詰則河與海一也良之治鹽漕概以厚下爲心實得爲國生財之要道史

稱其讀書務致用豈虛哉

諳都刺

諳都刺字瑞之阿思蘭之孫也通經史能習諸國語累官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值山西大飢河南行省慮流民入境爲變檄諳都刺守武關諳都刺驗爲良民輒聽度關關吏曰得無非上官意乎諳都刺曰吾防姦耳非離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旣又爲粥以食之所活萬計襄陽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築堤護之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總管益俗頗悍黠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劫人賊久捕不獲諳都刺生擒之賊黨布賄反誣諳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諳都刺

五

都刺以枉勘而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諳都刺之誣始白是時親王買奴鎮益都府屬病民諳都刺每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年七十卒

論曰古者諸侯雖有分土而無分民故齊桓以伯主猶申遏糴之禁誠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所爲建侯樹長皆以爲民也秦漢以下司牧之官初非世守而反過生畛域東鄰苦荒西鄰遏糴甚至拒關以絕其生路如元河南行省之爲彼越境求生者獨非有元之赤子歟何忍而能舍之至於此極也嚴譏察而聽度關諳都刺於是

為能仁矣。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八

請都刺

三

盧琦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至正二年成進士，稍遷知永春縣。始至賑飢，饑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蠲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入邑境，盜望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耶。」爲大夫民者，何幸之太。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皆投及請縛首以自贖。琦許之，首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飢，死者相枕藉，稍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勸諸浮屠及大家分食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山賊數萬將襲永春，琦召民諭曰：「若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獨死之。」衆皆曰：「使君父母也，吾儕赤子，安忍以君卑賊耶？」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琦率以攻賊，無不踴躍爭奮，遂大破之。翌日賊傾巢至，又連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以千計。而邑民竟無一人傷者。賊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惟永春晏然。若承平。後改知寧德縣以去。

論曰：孟子有言，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琦之得民如此，所謂以衆志爲城郭，雖折箠

而威於戈矛制挺而鈇於鋒刃矣。此實百戰百勝之術。  
孫吳之所未及講者也。



